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南亚智库概览”系列丛书

印度智库研究

A Study on Think Tanks in India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课题组◎编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度智库研究/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课题组编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9. 2

ISBN 978-7-5195-0228-7

I. ①印… II. ①四… III. ①咨询机构—研究—印度
IV. ①C932. 83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4098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旺都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75 字数: 200 千字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感谢关注时事出版社



时事出版社
官方网站



时事出版社
官方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骆永昆

封面设计：杨 洋

——· 总 序 ·——

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充分肯定“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认为“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这一定位高度肯定了智库的内外作用，不仅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指明了道路，也为开展世界各国智库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导。

南亚地区紧邻中国，具有发展加速、动荡加剧、舆论活跃三大特点，再加上区内普遍存在的善思好辩民族传统，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模式，由此成为智库发展的一方乐土。南亚各国普遍设立了各种形式的智库，粗略说来可分为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外来智库和半官方智库四大类，其中前三类智库与官方的关系相对清楚。官方智库包括隶属于各政府部门（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商工部等）和其他官方部门特别是武装部队的智库，它们的经费由官方提供，工作由官方安排，研究成果向官方汇报。这方面的典型有印度的国防分析研究所、印度三军研究所，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世界事务委员会、战略研究所，斯里兰卡的卡迪加马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阿富汗的外交部战略研究中心等。民间智库与官方关系较为疏离，虽与其有各种形式的合作，但并无隶属关系，如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巴基斯坦政策研究所等都属典型的民间智库。近年来，一些西方知名智库开始在南亚国家建立地区分支机构，呈异军突起之势，引起国际学界

越来越大的关注，由著名学者拉贾·莫汉（C. Raja Mohan）领衔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印度中心，以及布鲁金斯学会印度中心等都是较为突出的代表。

在这四类智库中，半官方智库是情况最复杂的。半官方智库不具有官方身份，一般不直接接受官方拨款（可接受项目委托），研究成果也不直接向官方负责（个别委托项目除外），看起来似乎很超脱。但实际上，半官方智库始终与当局保持各种直接间接、或明或暗的密切联系。例如，近年来炙手可热的辩喜国际基金会前后两任主任分别由前印度情报局长和前陆军参谋长担任，基金会主任在莫迪当选总理后直接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基金会执委会成员米什拉（Nripendra Misra）任总理首席秘书，从莫迪政府退休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又返回基金会担任主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非要说基金会与官方关系不大，显然是极为荒谬的。又比如，印度基金会的负责人由印度人民党总书记马达夫（Ram Madhav）出任，其不仅积极向莫迪政府献计献策，甚至还直接为莫迪助选，如在2014年大选之前专门为莫迪组织了与主要公司企业的见面活动。^① 对这种支持，莫迪政府也投桃报李，如最近就派遣其外交部长赴斯里兰卡参加基金会组织的印度洋会议。再举一个例子，阿富汗冲突与和平研究中心自称“独立”智库，形式上不隶属于政府或任何政党。然而中心创立人和首任主任希克马特·卡尔扎伊（Hekmat Khalil Karzai）为时任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的侄子，现为阿富汗外交部副部长（负责政治事务）。他任副外长后仍与中心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就政策问题咨询中心意见，委托中心就外交与安全问题准备文献资料。由于这种密切关系，该中心在阿富汗的政府决策过程中获得了极为特殊的影响力。

以上简短论述说明，对南亚智库的基本情况展开研究，对其主要研究进行调研，无疑是深入了解南亚局势的重要路径，对中国的智库建设也不无可资借鉴参考之处。然而，要开展相关研究又有不小的难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智库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一方面，智库是一种研究机构，必须遵循研究活动的规律，保障其客观性与学术性，以严谨可靠的学术研究

① Sreenivasan Jain, "Truth vs Hype: The RSS' Mission Modi," NDTV website, April 6, 2014, <http://www.ndtv.com/elections-news/truth-vs-hype-the-rss-mission-modi-556333>.

来剖析问题，提出建议。另一方面，智库按其本性就必须设法扩大对政策的影响，这就要求其与当局积极建立联系，献计献策，而这又可能影响其独立性与学术性，从而削弱研究的客观性。客观地说，这对矛盾是始终存在的，也是难以化解的，各家智库只能设法兼顾，其结果很多时候并不令人满意：过度融合的情况有之，相互脱节的情况亦有之。作为官方智库代表的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所长阿尔文·古普塔（Arvind Gupta）的表态有助于我们一窥究竟。他批评印度的政策制定与智库的关系并不理想，一方面由于政府继续奉行僵化的保密文化，研究人员难以获得必要的研究资料；另一方面智库又不了解政府的决策过程和决策制度，无从得知决策者的需要，经常是闭门造车。^① 尽管如此，在公开宣传上，除了少数官方智库，大多数智库特别是半官方智库都选择凸显乃至渲染自身的独立性，多自称“独立”“自主”“自治”“无党派”“非政府”等。这为客观分析评估带来了很大困扰。

另一个问题是，当局的决策参考内情一般来说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并不对外披露，这就导致智库的实际政策影响往往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外界要一窥究竟是非常困难的，相关评估也往往沦为一种猜测。当然，除了政府披露相关信息（可能性微乎其微）之外，要评估智库影响也不是毫无办法，比如通过经费投入和人员规模可评估其研究实力和开展其他活动的条件，通过领导层和主力研究人员的构成特别是其官方背景可间接评估其与政府的联系，通过其承担的政府委托项目可评估其决策咨询重点，通过对比公开发表的成果与政府实际推出政策的异同可评估其政策建议的实际效果。然而，这些评估均属于间接评估，比起直接评估毕竟隔了一层。更麻烦的是，各家智库的信息披露情况差异很大，有些披露的信息充分而及时，有些披露的信息则寥若晨星，令研究者无从下手。

第三个困难是，智库的关注领域往往相当广泛，有些经费充沛、人员充足的智库的研究更是包罗万象，比如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网络与信息安全等领域。很多智库历史

① 阿尔文·古普塔补充指出，国防分析研究所的情况要好很多，因为其历任所长都有政府工作经历，研究人员也有很多是现役军官，更加了解政府的思维方式和当务之急。Arvind Gupta, "IDSA's Interface with Policy," *Strategic Analysis*, 2015 (No. 5, Vol. 39), p. 569.

悠久，成果极为丰硕，甚至大致浏览一遍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最突出的如印度三军研究所建所已近150年，相对年轻一些的如巴基斯坦政策研究所也有近40年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要集中关注一家智库已属不易，要跟踪多家智库并较深入全面地剖析其最新研究更是难上加难，仅凭少数学者恐怕很难完成这一工作。

尽管存在这些客观困难，我们仍然认为，很有必要尽快开展南亚智库问题的相关研究，因为参照前引《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精神，可以认为南亚智库是南亚国家“最宝贵的资源”，是“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是中国南亚研究和相关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长期关注南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现实问题，组织团队从事这一研究不仅是其学术探索的有益尝试，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在长期的教研实践中，我们发现由研究人员牵头，组织、监督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是一种可行的创新教研模式。此次尝试编撰国内首套南亚智库研究系列丛书就采用了这种模式，由南亚研究所科研人员、研究生和外部合作伙伴共同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撰写书稿。时事出版社编辑部主任谢琳女士为本系列丛书的策划和提纲拟定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和支持，时事出版社以非常高效的工作支持了课题研究，对课题组也有很大帮助。

我们的初步想法是，首先撰写两部《南亚智库研究》，对南亚几个国家若干较有代表性的智库的机构概况、主要研究等做一介绍并进行评价，以此作为整套系列丛书的某种引论。然后陆续推出《印度智库研究》《巴基斯坦智库研究》和《南亚的中国研究智库》（具体书目待定）等续作，一方面补充更多的智库情况，另一方面考虑采用专题研究为主的篇章结构，重点突出各机构对重要问题的代表性成果和观点，如有必要也可直接按照具体问题推出著作。最后，也可考虑推出针对极少数重点智库的研究专著。上述系列成果不能说毫无交叉之处，但我们尽量做到互补而不是简单重复。通过以上三阶段或两阶段的工作，我们希望推出一套覆盖面相对较广，有自身特点，足兹研究人员参考之用的“南亚智库概览”系列丛书。

项目自2017年启动以来，我们较为迅速地组建了丛书课题组，从7月

正式提笔，到10月底截稿。截稿之际的2017年10月中旬，课题组部分成员在黄海之滨、崂山之畔的山东青岛即墨参加中国南亚学会年会。撰写总序之际，不禁由与崂山相关的名篇“崂山道士”和“香玉”而联想到《聊斋志异》中另一则有趣故事。该书的《西僧》记一西域僧人卓锡山东泰山，自言历十八寒暑，离西域时有十二人，“至中国仅存其二”，言“西土传中国名山四……相传山上遍地皆黄金，观音、文殊犹生。能至其处，则身便是佛，长生不死”。作者的评价是“听其所言状，亦犹世人之慕西土也。倘有西游人，与东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当必相视失笑，两免跋涉矣”。这则有趣故事与中印双方研究人员均羡慕对方智库得到政府重视，抱怨本国智库有志难申的情形是何其相似尔。或许，中国和南亚各国的智库都有必要放下或正面或负面的成见，客观冷静地研究对方的真实情况和各自短长。既然智库归根到底是一种（特殊的）研究机构，那就只有从“实事”之中才能“求是”，只有“求是”才能有效建言献策，服务时代。我们热切期待在后续研究中得到南亚各国智库的支持与合作，大家一起将智库研究做得更好，为中国和南亚各国的专家学者提供有价值的研究参考，为两者的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贡献力量。同时，我们也希望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帮助我们做好研究。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课题组

2017年10月28日

— • 目 录 • —

前言	…001
FOREWORD	…004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	…005
对“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认知与对策的研究	…021
对印美关系的研究	…040
对印巴关系的研究	…053
对南亚地区局势的研究	…066
对海洋问题的研究	…084
对国际机制的研究	…099
对全球问题的研究	…114
对国际安全的研究	…132
对水安全问题的研究	…158

—• Contents •—

Foreword (Chinese)	...001
Foreword (English)	...004
Research on Belt & Road Initiative	...005
Research on 21 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021
Research on India-US Relations	...040
Research on India-Pakistan Relations	...053
Research on South Asia Situation	...066
Research on Maritime Affairs	...084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099
Research on Global Affairs	...114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2
Research on Water Security	...158

——· 前 言 ·——

《印度智库研究》是“南亚智库概览”系列丛书的第四部成果，与《巴基斯坦智库研究》同步推出。本书各章分别论述印度各智库关于“一带一路”、印美关系、印巴关系、南亚地区局势、全球问题、国际机制等重要问题的研究工作、重要成果、突出观点和政策主张。由于《南亚智库研究（第一辑）》和《南亚智库研究（第二辑）》已对印度若干智库的基本情况做了介绍，本书正文又重点关注印度智库对若干重要问题的具体观点，因此我们认为借撰写前言的机会对印度智库的总体情况做一论述是必要的。

印度智库具有起步早、数量多、类型广、传播力强、专业性突出等特点。说其起步早，就不得不提 1870 年建立、迄今已近 150 岁的印度三军研究所。如果说三军研究所是一个特例，那 75 岁的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1943 年建立）、53 岁的国防分析研究所（1965 年建立）、44 岁的能源与资源研究所（1974 年建立）、37 岁的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1981 年建立）等均可以说明印度智库起步早的特点。同时我们还可发现，起步最早的一批智库往往有政府或军方等官方色彩。

说数量多，据 2015 年底的统计显示，印度全国的智库有 280 所之多，在南亚地区遥遥领先，在全球名列第四，位于美、中、英三国之后。2017 年底的统计指出，印度智库已达 293 家，继续名列全球第四。这种发展趋势，与印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启动改革之后，官民双方财力增强、社会思想更为活跃、对外开放逐步放宽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人们较为熟悉且影响力巨大的领先智库有不少就成立于这一阶段，如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成

立于1990年9月、和平与冲突研究所成立于1996年、空中力量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陆战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国家海洋基金会成立于2005年、辩喜国际基金会成立于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印度中心成立于2013年、卡内基印度中心成立于2016年。这一现象显然不是偶然的。

上述特点也连带着涉及印度智库的第三个特点，即类型广。在南亚各国之中，印度智库的发展是相对均衡的，传统上主要是官方和半官方智库，近年来非官方乃至外来智库都有发展，特别是最重要的国际性外交政策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布鲁金斯学会分别于2013年和2016年在新德里建立了印度中心，由此在印度形成了较为均衡的智库布局。这与一些南亚国家官方智库近乎独大，非官方智库影响不彰，或某些国家仅一两所重点智库影响较大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同时也要注意，印度各智库的布局虽较为均衡，但实际发展仍然很不平衡，既有国防分析研究所、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辩喜国际基金会这样规模大、经费足、发展好的智库，也有很多经费不足、人员不多、充满不确定性的机构。

第四个特点是传播力强。智库以政策影响为重，同时也高度关注对外传播。印度智库普遍善用信息化手段（如网站、推特平台、优兔平台等），并直接以英语撰写发布研究成果，其成果更容易得到外界关注。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的《2017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中的“最佳互联网使用智库”将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排在第21位（1—20名多为欧美智库）、梵门阁排在第50位、钦奈中国研究中心排在第55位；而其“最佳（电子与印刷）媒体应用智库”将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排在第31位、梵门阁排在第52位。这一排名或许有助于说明问题。再举两个直观的例子。国防分析研究所在自身官网开设了“专家答疑”板块，安排研究人员解答读者提出的热点问题，大大拉近了研究所和普通大众的距离，既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有效传播了专家观点，又提升了本单位影响力。国家海洋基金会在2018年初召开第一次印太地区对话期间开通优兔平台和推特平台，订阅者可在线观看会议视频并阅读图文报道与总结等，大幅提升了会议影响力。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官网长期提供免费下载的文字成果和免费播放的智库视频，其网络安全与互联网治理项目主任曾任《印度教徒报》编委，钦奈分部负责人马利克（Ashok Malik）曾任记者20多年，是《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等知名报刊专栏作家，经常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极大地提高了智

库传播力。

专业性突出也是印度智库的一大特点。印度为数众多的智库一般有明确的专业分工，比如国防分析研究所、印度三军研究所等五大防务智库侧重安全与防务问题，能源与资源研究所、经济增长研究所等侧重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梵门阁等侧重外交问题。当然，印度也有辩喜国际基金会、印度基金会、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等综合性智库，不过细究起来，它们仍然有自己的关注焦点。

考虑到印度智库的上述特点，本书具体章节对各智库观点按不同专题进行了大幅综合，希望能够清楚地呈现印度思想精英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本书是否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仍有待广大读者的评判。最后对本书分工情况做一说明。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集体成果，课题组由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曾祥裕、忻州师范学院刘晓华、武警工程大学孟雪、成都中医药大学谢文曼、南亚所2016级部分研究生共同组成。具体分工是：曾祥裕主持项目并负责制定提纲、统稿、撰写“前言”，孟雪撰写“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马梦靓撰写“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认知与对策的研究”，刘晓华撰写“对印美关系的研究”，宋佳梦撰写“对印巴关系的研究”，邹正鑫撰写“对南亚地区局势的研究”，谢文曼撰写“对海洋问题的研究”，张婷撰写“对国际机制的研究”，周禹朋撰写“对全球问题的研究”，王腾飞撰写“对国际安全的研究”，任倩撰写“对水安全问题的研究”，南亚所蒋筱然协助完成相关编撰工作。本书出版经费由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文富德教授以其承担的科研项目慷慨资助，借此机会特诚挚致谢。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课题组

2018年10月30日

— • FOREWORD • —

The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ISAS) at Sichuan University is a leading research center on South Asian affair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s a Key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s well as a member of Association for University Think-Tanks, ISAS is working intensively on almost every front of contemporary South Asian studies.

As the fourth outcome of a long-term project for extensive/intensive exploration of think tanks located in South Asian countries, *A Study on Think Tanks in India* attempts to offer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research works by its chapters on issues with political significance such as India's relations with US (contributed by Liu Xiaohua) and Pakistan (Song Jiameng), the BRI (Meng Xue), MSR (Ma Mengjing), Maritime Affairs (Xie Wenm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Zhang T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ang Tengfei), Global Affairs (Zhou Yupeng) and Water Security (Ren Qian). All draft chapters were proofread by Dr. Zeng Xiangyu, associate professor as well as research coordinator at ISAS, Sichuan University. The authors intend to express a deep gratitude to Prof. Wen Fude (Professor and former Director, ISAS) for his generosity and kindness in timely offering the funding for research work and publication process. The task force also wants to thank Current Affairs Press for its efficiency and professionalism, which helps reduce the hardship for our research work and facilitates the publication process.

——· 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研究 ·——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热议，各国热烈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诸多重要国际场合反复强调：“‘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它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曲，而是世界各国的交响乐。”^①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也公开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迄今为止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公共产品，它是中国首倡，但为世界所共享。^②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有近40个国家与中国商签“共建合作协议”，国际产能合作也拓展到近30个国家。但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之一的印度却始终态度谨慎，甚至未出席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为全球各大经济体中唯一缺席的国家，其原因值得深入分析。本文选取了印度几大知名智库，如国防分析研究所、印度三军研究所、国家海洋基金会、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和梵门阁等，对其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做一归纳总结，进而剖析印方的所思所想。总的来说，印方智库相关研究可大致分为以下三方面。

一、对“一带一路”倡议“意图”的判断

解读任何倡议或政策的出发点必然是判定其战略意图。研究发现，印

^①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网，2015年3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9/c_1114795331.htm。

^② “迄今为止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是啥？”，2017年4月18日，央视新闻公众号，<http://m.news.cctv.com/2017/04/18/ARTIFSmwkBmXKJ3jDHMzBbG6170418.shtml>。

度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意图”的判断呈多元化,比如国防分析研究所刊物《防务研究期刊》(*Journal of Defense Studies*) 2014年10月刊发了一篇文章,认为印度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看法至少分为四派,分别是地缘政治派、新现实主义派、马汉主义派和新自由主义派。^①各派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假设出发,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总的来说,印度各大智库的分析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意图”研判方面主要持以下几种观点。

(一)“一带一路”是中国的经济大战略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目前进入了新常态,国内产能过剩,现有贸易运输网已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需要重塑开放型的发展格局,特别需要扩展地区经济互联互通来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以化解过剩产能。这种观点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梵门阁的卡兰·普拉丹(Karan Pradhan)和德夫·刘易斯(Dev Lewis)。两人一致认为,中国一直是地区互联互通的动力所在,目前正试图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中国经中亚与西欧连接起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部的福建省福州市出发,经印度洋连接威尼斯,将会连接南亚的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港口;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从地理上将参与的四国连接起来,而中巴经济走廊将使中国进入阿拉伯海。他们预测,通过上述措施,十年后就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庞大网络。^②国家海洋基金会执行主任库拉纳(Gurpreet S. Khurana)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外交的杰作,中国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动因是经济上的需求,尤其是海上贸易互联互通的需要。2013年中国已超过美国并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其中40%的对外贸易需通过印度洋,且这一比例还在上升,因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显然是针对这一发展趋势。”^③

① Zorawar Daulet Singh, “Indian Perceptions of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dea,” *Journal of Defence Studies*, October 2014 (No. 4, Vol. 8), http://idsa.in/system/files/jds/jds_8_4_2014_zorawardauletsingh.pdf.

② Karan Pradhan and Dev Lewis, “China’s Connectivity Tips for India,” November 27, 2014, <http://www.gatewayhouse.in/chinas-connectivity-tips-for-india>.

③ 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47页。